



黑蚱蝉
(如蛸如蟪)

时光流转，匆匆春又归去。眨眼间，火热的夏天快要来了。今年早春时节，我曾写了一篇《<诗经>里的春天》，刊登在3月28日的《宁波晚报》副刊的“大山雀的博物旅行”专栏上，颇受读者欢迎。现在，就接着上次的话题，再来一篇《<诗经>里的夏天》吧。



萤火虫的点点微光(熠熠宵行)

《诗经》里的夏天

□张海华 文/摄

夏日鸣蛸，鸳鸯于飞

夏天最有代表性的自然界的的声音是什么？当然是知了的叫声了。当我们翻开《诗经》，也可“听”到蝉鸣声声：
菀彼柳斯，鸣蜩嘒嘒。(《小雅·小弁》)
四月秀葚，五月鸣蜩。(《豳风·七月》)
如蜩如蟪，如沸如羹。(《大雅·荡》)
这里的蜩(音同“条”)、蟪(音同“唐”)，都是指蝉。陆玕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：“蟪，蝉之大而黑色者。”则蟪很可能是指黑蚱蝉，这种蝉在中国南北广泛分布，在宁波也极为常见。在《小雅·小弁》中，忧愤的诗人见蝉在茂盛的柳树上自由地鸣唱，不禁心生感慨，因此下文又说：“心之忧矣，不遑假寐。”在《大雅·荡》中，诗人则是以声声蝉鸣及翻滚的沸水，来比喻民怨沸腾，指责周厉王暴虐无道。
初夏也是各种昆虫从若虫羽化为成虫的高峰时节。《曹风·蜉蝣》中咏唱了蜉蝣这种生命短暂的美丽昆虫：“蜉蝣之羽，衣裳楚楚。心之忧矣，於我归处。”诗人是在感叹人生短促，犹如朝生暮死的蜉蝣。
“螟蛉有子，蜾蠃负之。”(《小雅·小宛》)这是

《诗经》里描述昆虫行为的很有名的一句诗。蜾蠃(音同“果裸”)，俗称细腰蜂，是一种寄生蜂，它捕捉小青虫(螟蛉之子)，并在其体内注入毒液使其麻痹，然后带回去给自己的幼虫当食物。很早时候的古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还以为细腰蜂是带回小青虫来养育呢！因此“螟蛉子”还成了义子的代称。蜾蠃的这种寄生行为，主要发生在春夏时节。
《诗经》主要产生于中国的北方。春夏之际，很多夏候鸟在北方繁殖，如羽色华美的鸳鸯：
鸳鸯于飞，毕之罗之。君子万年，福禄宜之。(《小雅·鸳鸯》)
鸳鸯在梁，戢其左翼。之子无良，二三其德。(《小雅·白华》)
第一首，以相互恩爱的鸳鸯起兴，祝福君子新婚快乐，幸福永远；第二首，同样以鸳鸯起兴，却是反其意而用之，是女子怨恨“二三其德”的丈夫把她抛弃了。顺便说一句，在中国南方，鸳鸯以冬候鸟为主(只有极少数鸟儿留下来繁殖)，因此对南方人(比如在宁波)来说，要在现场感受“鸳鸯于飞”的诗意，就得等到秋冬和早春了。

萤火宵行，鸛鸣于垤

在北方，各种野鸭、鸥类、鹭鸟也是以夏候鸟为主。《大雅·鳧鷖》：“鳧鷖在泾，公尸来燕来宁。”这句诗大意是说，野鸭(鳧，音同“浮”)、鸥鸟(鷖，音同“医”)栖息在流淌的水中，(受祭的)神主前来赴宴，多么安详平和。得说明的是，其实鸳鸯也是鸭科鸟类，或许，古人注意到鸳鸯远比一般野鸭漂亮，故不称其为“鳧”，而单独予以命名了。又如，《周颂·振鹭》：“振鹭于飞，于彼西雝。我客戾止，亦有斯容。”这是一首周天子设宴招待诸侯的乐歌，开篇咏“振鹭于飞”，借以赞美远方的客人也有着跟白鹭飞翔一样美丽的风姿。
说到《诗经》中跟夏天有关的物候，这里得重点提一下《豳风·东山》。这是一首感人的抒情诗，也是一首典型的博物诗。其大意是说，出征三年的男人终于踏上还乡之旅，一路上细雨濛濛，他思绪万千，想象家园已荒芜、妻子在悲叹……诗中一节说：
我徂东山，悵悵不归。我来自东，零雨其濛。果臝之实，亦施于宇。伊威在室，蠨蛸在户。町疃鹿场，熠熠宵行。不可畏也，伊可怀也。

诗人竭力描写家园败落的景象：藤蔓在屋宇下蔓延，小虫在阴湿的室内乱爬，蜘蛛在久闭的门户上结网，野鹿在屋旁空地上践踏，到了晚上，则是“熠熠(音义同“耀”)宵行”，萤火虫的点点微光在漆黑的夜空中闪烁……这应该是中国最早咏唱夏夜萤火的诗句吧！
诗中又说：
我徂东山，悵悵不归。我来自东，零雨其濛。鸛鸣于垤，妇叹于室。……自我不见，于今三年。
站在一个观鸟爱好者的角度，初读这几句诗，我曾非常惊讶。是的，我没有看错，诗中明明白白说：“鸛鸣于垤(音同“叠”，土堆)，妇叹于室。”其大意为：屋外土堆上，恩爱的白鸛夫妻在叫唤应答，而不知丈夫将归的孤独妻子还在室内叹气。这里的白鸛，即现在所说的东方白鸛，现在种群数量稀少，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。而在两三千年的古代中国，白鸛显然还是很多的，居然在村落附近的土堆上筑巢繁殖——这在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。

梅子熟落 萱草忘忧

说了《诗经》中夏天的虫与鸟，再来看一下植物，例子也是很多：
標有梅，其实七兮。求我庶士，迨其吉兮。
標有梅，其实三兮。求我庶士，迨其今兮。
標有梅，顷筐塈之。求我庶士，迨其谓之。(《召南·標有梅》)
这是一首由女子唱出的既委婉又大胆的爱求诗，诗中借梅子熟了，落地了，暗喻该成婚了。梅的果期通常在5-6月，在华北会更晚一些。
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。有美一人，伤如之何？寤寐无为，涕泗滂沱。(《陈风·泽陂》)
这也是一首情诗。诗人看到水边美丽的香蒲与荷花，就忍不住思念自己的心上人。
中唐有甕，邛有旨鹇。谁侑予美？心焉惕息。(《陈风·防有鸛巢》)
按照通常的解释，上述诗句的大意是：砖瓦是用来建屋的，却被铺设在中庭；美丽的绶草(原该生长在低温之地)如今竟落在高丘。这些都是反常和不可信的呀！是谁在蒙骗我所爱的人呢？我的心里多么担心！鹇(音同“益”)，原为鸟名，称“绶鸟”，但在这里指绶草——一种野生的兰科植物。绶草有个俗名叫“盘龙参”，它那一朵朵粉紫的小花呈螺旋形沿花葶依次盘旋而上，非常独特。绶草在华南的花期很早，早春即已开放，在江南一带则要到初夏才开。
再举一首有名的诗为例，即《卫风·伯兮》：
伯兮朅兮，邦之桀兮。伯也执殳，为王前驱。
自伯之东，首如飞蓬。岂无膏沐？谁适为容！
其雨其雨，杲杲出日。愿言思伯，甘心首疾。焉得谖草？言树之背。愿言思伯。使我心痾。

此为女子思夫之诗，提到两种野花。先看第一种，诗中以女子口吻说“自伯之东，首如飞蓬”，这里的“飞蓬”即菊科飞蓬属的植物，其花朵为头状花序，看上去像散乱的头发，意思是说当丈夫走后，自己无心打扮，宁愿蓬头垢面。第二种，“焉得谖草？言树之背。”“谖草”即萱草，古人认为萱草可以使人忘忧，故又名“忘忧草”。萱草属于百合科，花大色艳，呈橘红或橘黄色，极具观赏价值。在宁波，其盛花期是6月。
了解了这两种植物，我们读诗时是否更能在脑海中建立生动的形象，诗中弥漫的思念之情仿佛也变得更真切、更让人感同身受了呢？两三千以前，那痴情的女子以花为喻，即景抒情；两三千以后，同样的野花依旧在我们身边绽放，那种深切的思慕与爱恋，也依旧不曾改变。



大山雀
的博物旅行